

逝世學長

1942 斌社曾昭穎

1943 鋒社岑悅生

1946 雁社林敏初老師

追懷黃佑民同學

輝社鄭國輝

黃佑民兄辭別了我們半年有多，他那瘦削的身型，溫煦的笑容，滿富關懷的慈祥話語，時常在腦海中縈迴，好像從未離開我身邊，這就是舊時靈堂上常見的輓詞「音容宛在」了。

在校時佑兄和我緣慳一面。他肄業輝社時間不太長，大概只有兩年。初中畢業後便追隨其尊翁赴菲律賓，在彼處完成高中課程，跟着在加拿大讀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學位。

我比佑兄還早告別培正，初中三只讀了第一段考便移民美國。初三時我就讀信班，而他在光班，我的數學啟蒙老師林英豪是他的班主任，我青年時遊伴劉紹貽、鄺萬霖、梁源清、李樹衡……等都在光班。所以後來我們在舊金山見面，成莫逆之交，儘多懷舊共同話題。

一九九七年輝社在舊金山慶祝紅寶石禧。參與者甚為踴躍，連家眷超過百人，報名單上赫然有「黃佑」二字，籌辦委員會在納罕，連那些劫後餘灰（即從小學直至高中畢業的）翁希傑、黃開旺、何汝顯、王曦光……也不知此是「何方神聖」。開會那天，佑兄和梁源清施施然出現。從此佑兄就成了灣區輝社中不會缺少，不能缺少的重要人物。

佑兄胸懷曠達，意境超逸，和我特別談得投機。他深知我沒有家庭，處處對我特別關懷。若輝社在遠舊金山地點集會，他必令兒子或女兒服務接送，嫂夫人余惠慈亦賜予暖和的友情，風月依然，人生易老，離別的悲愴席捲而來，唐張藉有詩二句「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每在遠處旅行時，總念到佑兄每次旅行從遠處帶回餽贈我的糖果、餅乾，難道這些都成了甜美的回憶？不！在我腦中他仍是歡若平生，依然循循照顧。於是我噙着眼淚，轉而回味這十八年來，和他深厚相交，共享人生。

十多年前，何汝顯、佑兄和我三人乘船赴天使島。訪先僑拘留在彼處的遺跡，我剛撰述一文，記載十九世紀時美國的排華案兼中國人在各地被白人排擠的情況。撫今追昔，我們都感到非常幸運，蒞臨寄居在一百年後的美國。

佑兄很喜歡讀我的文章，且每篇都指出一、二要點和我討論。例如在溫哥華，維多利亞遊記那篇。他說他和家人錯過了維多利亞的舊華埠，文記鴉片巷很生動。閱了揚州，南京遊記，他很沉醉當地風光及歷史留痕。一定要駕臨目睹。但可惜這機會不再存在。他讀了「嵇紹血濺帝衣」一文，指出八王之亂時，司馬倫族誅美男子潘安。潘安弟婦，即潘豹妻子，因女嬰在慈母懷中死抱不放，啼哭不止，感動了監刑官，於是網開一面，放過了母女倆。佑兄說這女人幸運極了，因嬰孩死裡逃生。這說明佑兄是我難得的知音。

二零零七，輝社金禧那年，在香港維景旅館內，大清早便接到佑兄電話，約我一同回校慶祝。我們背景有點類似，都是沒有讀高中。那時他是第三千金玉蘭陪伴着。金禧慶典中，我們二人幾乎形影不離。直至回到舊金山，Monterey, Carmel一日遊，都坐在一起。（在旅遊車內和餐室中）

佑兄曾在舊金山內的市政府和省政府任職土木工程師，人緣甚佳，工作效率評價亦高，他育有四女二男，父慈子孝，家庭環境充裕，他提早退休，專心於兒女教育。他是一模範父親。兒女的教養和成就，有口皆碑。在金禧刊內，他小傳說的都是兒女成長過程。事業上的輝煌，隻字不提。

俱往矣！我們的言談歡笑，都隨着時間付諸東流。世事萬物，興盛輪迴，我要慶祝和他十八年的交誼，和他相遇，真是我的幸運！

追憶培正匡社的「愛因斯坦」 黃源發同學

匡社楊東權



黃源發同學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日下午突然接到住在美國
芝加哥市的培正匡社謝鴻
基同學打來電話，說他接
到一個從美國德州打來的
電話，告知黃源發同學已
在今日上午在醫院平安地
逝世，追思禮拜在七月三十
日上午在芝加哥的聖瑪麗
天主教堂舉行。由於電話

是源發的外孫女打的，互相不認識，因而溝通不是很清楚及詳細，故打電話和我商量怎樣辦？為了證實這消息的正確性，然後通知培正匡社各同學，我們決定我立即打電話詢問住在加州沙加緬度市的黃源發親弟黃開旺，另外謝鴻基在當地打電話詢問天主教堂七月三十日有否安息禮拜？可惜從下午到晚上電話留言了四次都沒有回音，後來才知開旺在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時急飛芝加



聖瑪麗教堂的簡單追思儀式

哥，趕到醫院仍未能見源發最後一面。芝加哥的謝鴻基却証實了源發的追思禮拜的正確性。二十八日晨源發嫂 Cathy 打電話給我，告知源發因長年的皮膚病使抗疫系統低而逝世，現在開旺在幫忙辦理後事，並望我轉告其他同學。參加過追思禮拜的黃開旺及謝鴻基（見下面附圖），告訴我在聖瑪麗天主教堂舉行的儀式莊嚴簡單，沒有花圈而只有兩盆花（見教堂內相片兩附圖）。源發的女兒們及孫輩以及源發的弟弟們和家人都齊集送別源發，其他參加者多為外國朋友。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多年前獲得博士銜的學生發言回憶，她因數學微積分不好而難通過博士銜，但作為大學數學教授的黃源發輔導她而使她順利通過，源發的樂於助人的美德，使她終身永不



圖中左為主持神甫右為謝鴻基同學

忘記。

我和源發從培正初中二起，便在同一班，張子良卻和我鄰坐，直到高中我仍和源發同班。我記得當年初中國文課老師麥道芳秀才，身穿長衫授課時，我們都不留心聽課，我和外号「和尚」的張子良常常交頭接耳談笑不斷，源發則常看數學入迷，初中時他已學做微積分了。麥



參加追思禮拜的謝鴻基夫婦（左）及黃開旺夫婦

老師不喜歡我們三人，幸我和和尚考國文還可過關，但麥老師却給源發國文不及格，要補考才能升級。但由於他數學的根基好，上到高中數理成績特別優異，因此我們給他外號愛因斯坦便由此而來。



參加追思禮拜的家人和朋友



台大校門前右起黃源發、張子良、余煜培，
後排右起梁錦琪、詹益邦、常廣原

在美留學後到台灣清華大學任數學教授的匡社李宗元同學，最近回憶他選數學作為終身職業亦受到源發的影響。在高中愛班的三年中李宗元曾和張子良鄰坐，我可能由於長期喝

Daily Farms 的生奶和服用葡萄醣鈣片，發育快而因身高被安排在課室的右後角，源發則坐在課室中間，當時源發告知宗元他在課後研究相對論。最後一學期數學老師朱達三曾佈置微積分中一題最大值的難題給源發做，宗元曾嘗試多次破解未能成功，多年後才悟出要破解此題必須要有更高深的數學智識才成。這也是李宗元選數學作為終身職業和受源



黃源發全家多年前合照

發所學專業的原因之一吧。當然學數學的匡社同學中，還有現在廣州的數學退休老師梁慕超同學，和在美國的曾獲數學及物理雙博士銜的澳門匡社同學魯重賢，他自己的在美國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單槍匹馬苦鬥了幾十年愛因斯坦相對論，仍然在不斷修正相對論的不足而努力奮鬥。

高中一時生物解剖實驗要解剖青蛙，因活青蛙數量不能同時供給全班同學，生物課老瑞琪老師要陳偉光同學星期六到市場購買「田雞」（青蛙）供實驗之用。在愛班等待「田雞」到來的一群同學有一女生陳鳳姬，我高中一班時的「死黨」如蕭濟鵬、黃振墀、楊棟培...等，另外黃源發也是等待者之一。等待的時間相當久，不像初中時男女互相不言，這次是我們男生有較長機會和女生交談的開始。現在陳鳳姬，蕭濟鵬、黃源發都已魂歸天國，我曾為陳、蕭二同學寫過追思回憶，現在正在為源發的離去再次提筆，不知將來有誰為我的離去而執筆呢？

三十八年前我移民美國住在加州沙加緬度市，三十四年前源發從芝加哥到沙加緬度探望他的母親，知道我住在沙市而專程來探訪我。後來我因參加美國化學



黃源發生前最愛的小提琴

學會的國際年會，和幾次基督教的中國福音大會，常到芝加哥開會，好友謝鴻基的家常留一客房供我住。謝鴻基、黃源發和我便常在芝加哥見面（見下面附圖），加上黃開旺也常參加培正同學會活動，因此互相也很熟悉。李宗元在台灣清華大學任教時，黃源發亦曾由美國到台灣大學講課一學期，因此李宗元和源發常常見面。培正畢業後到台灣大學讀數學的他，有一顆回報母校栽培的心。他讀台灣大學時，和匡社梁錦琪、余煜培、常廣原同一宿舍房間（見台大讀書時同學合影）。梁錦琪曾經津津樂道說他晚上扮鬼，嚇得深夜學習回房的黃源發，魂不附體的趣事。現在他們都已在天家，相信一切誤會早已煙消雲散，再沒有悲傷和痛苦了。

源發是一位數學教授，在數學領域有很高的專長和成就，但他也是業餘汽車修理專家。他的手很巧和靈活，他喜愛古典音樂，我們有時會討論西洋古典歌劇，如我們曾討論一首歌劇詠嘆調 Singing to the moon 的女高音誰唱得更好？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他亦是一位小提琴愛好者（見附圖他的小提琴），不但提琴拉得好，而且還會修理小提琴。現在他可能會在天家奏出美妙怡耳的琴聲，增添天國新天新地的動人樂章，無比的幸福直至永永遠遠！附上幾張相片，供大家回憶記念，願已回天家的匡社同學安息平安吧！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楊東權修改稿於沙緬度市



左起楊東權夫婦、黃源發夫婦、謝鴻基夫婦

悼念同窗黃源發——記黃源發二三事

1954匡社常廣源

唉！正如詹社長所言，又一位社友到站下車了。只希望匡社車箱內最終不要剩下我一人。（這是說笑而已，社友中比我老而彌堅者大不乏人。）

初次認識源發時，只見一位滿頭漆黑鬚髮，皮膚白皙的少年，雖同班多年，但接觸不多；及至高三年級，雖沒有同班，但已風聞其在數理方面的卓越天才；我們才學微積分，他已進研拓樸學(Topology)。難怪「愛因斯坦」之綽號已不競而走。

及至進讀國立臺灣大學，第十一宿舍初建成，他與我、余煜培、張子良都編進住227室，後來梁錦琪也加進來了，從此四年下來，朝夕相對，感情已進至兄弟一般。多少個周末晚上，我們連羣結隊，穿越大操場和一一列列的校舍，去到大學門前，跨過羅斯福路，到對門的小店，嚐那碗牛肉湯，分享那蔥油餅。那滋味數十年後仍在心頭。

那四年，也有一些趣聞。念大學期間，功課不少，往往為節省時間去溫習或閱讀課外材料，把日常的生活簡化了，源發很有辦法，他每年都帶去很多雙襪子，都放到一個A抽屜裏，每穿過一雙，便扔到另一B抽屜中，直到潔淨襪子都穿過了，便從那B抽屜中拿曾經穿過的再穿，穿過後又扔到那A抽屜中，如此周而復始，直到襪子都變得堅硬不能穿，才交給洗衣服的婦人拿去洗滌。如此節省時間去求學，我們都很佩服。

有一數學系的女生，勇氣十足，穿越男生宿舍，如入無人之境，直闖進我們房間，逕向源發坐前挺進，我們正靜待男女主角下一步的發展，却原來她只為向源發請教一些數學上的難題。源發也禮貌解答之，羅曼蒂克的劇情沒有展開，令我們失望得很。

黃源發還曾是我的救星，這話怎麼說；我第一次到美國，乘坐的飛機，從香港到三藩市，沿途停了四次加油，到了三藩市，還要轉機到紐約，中途又停支加哥，到了紐約，又要轉乘小飛機到紐約州中部的小鎮Binghamton，再轉乘limousine到Cornell University的所在地Ithaca，大行李也不準隨身，同車還有幾個洋學生。車程竟花了兩個鐘頭，抵達時已夜幕低垂，那司機在山脚放下我們，便不顧而去，轉瞬間，那幾個洋學生都不知所踪。剩下我孤伶伶一個人。一時不知所措，彷徨無計，却在不遠處，朦朧燈光下，從街角處轉出一個人來；這人頭戴反簷毛氈帽，身披大衣，低着頭，踏

著沉重的腳步，向着我的方向走來，一時但覺身形動作都似曾相識，待他來到燈光明亮處，再仔細一看，那不是黃源發還有誰。當下大喜過望，不禁大聲呼喚，他一下也認出我來了，急步上前握手，及得知我還沒有宿處，便帶我到山上他的房東家，那房東是位老太太，經介紹後，並道明來意，剛巧那二樓有一空房子，便以一周三美元的租金讓我住下來。這一住便是一個學期。你說，假如沒有碰到他，我會有甚麼遭遇！

一宿無話，翌日，他跟我一起去探望我長姊的朋友，梁達教授的太太，她們是廣州真光中學的同學，抗戰時又在重慶同事。走了約兩哩多的路，才尋着他們家。寒暄過後，她問我們吃過午飯沒有，說剛煮了一鍋鹹魚飯，我們口裏說吃過，喉嚨裏却直吞涎沫，她也不打話，從廚裏端來兩碗熱騰騰的飯，但見我們狼吞虎嚥，不一會便吃完了，便問我們還要添點麼，我們對望了一下，她也不等我們回答，又端來兩碗。飯後閒話一會，道別時經過廚房，才知道我們把鹹魚飯都吃光了，回想那饞相相當驚人。其實我們真的吃過午飯，是源發帶我到student union的cafeteria用的。但一個比雪糕球還小的白飯團，竟要25仙，（當年大學畢業生才賺那400元），我們香港來的年青人，要吃多少飯團才填滿肚皮！所以那頓午飯，其實只有半飽，加以走了一段路，都已消化淨盡，固此如何可以抗拒那鹹魚飯的誘惑。（後來才知道，薯絨mash potato比白飯便宜，分量也大得多。）

源發的房間就在樓上的閣樓(attic)。一次，我到他的房間去，預備與他磕牙，只見他蹲在椅子上，左手握着前額，右手提筆，在紙上劃了一些符咒，據他後來解釋，因為他要全神思索，坐在椅子上太舒服容易打瞌睡，蹲著，潛意識知道不能打瞌睡，不然就要翻筋斗，腦袋反為靈活。果然有道理。

源發很念舊，雖然後來搬了家，待以前的老房東逝世後，周日他還駕車送前房東太太到教堂去。需要時，還會陪伴她去診病。

後來他在芝加哥定居，我也多次與他相聚。他娶了一位Cornell的同學，育了三個女兒，其中一個是溜冰好手，曾短暫參加Holiday Foley溜冰團的表演。一位嫁了一個祖籍捷克的，夫婦都在World Bank做事。只知他有孫子，却忘了有多少。

你們見過一位數學教授，既能拉小提琴，又能修理汽車嗎？我們的社友黃源發就是這樣一位數學教授。

追念黃勝(1955忠社)

各位忠社同學：

若干年前，(2005罷，忠社金禧) 李可喬(你們怎能忘卻 Cc:HK Lee, 他是黃勝師兄) 偕同俞啓運及我同到多倫多參加忠社慶典。我便住在黃勝家。他招待早餐豐富。那時他想繼續研究電腦書寫中文。他問我可否寄他 Windows-98. 我回家後即照辦。那晚他同我傾起他個人家庭的不幸，太太與他分離(似留香港)，女兒人很美，很能幹。很可惜先離他而去(他告訴我她的意外，但我不記得原因) 當時他還十分傷痛。我雖有勸解，他仍不能自己。任何人都理解他隻身獨居海外，形單隻影。我也感到他的孤單與淒痛。

想得到忠社社友，都在八十之齡，今年又少一人。但願各人好自為之(保健)。同度耆老之年。

甘嘉禮

2016-08-17

Sad, Sad Sad!!!!

The last time I was with 黃勝 when I flew to Toronto visiting our hospitalized classmate, Fung Shui Lan, a few years ago. 黃勝 picked me up at the airport, and I stayed at his apartment. We were together for 3 whole days. I still remember having an excellent Chinese seafood dinner with him and Shui Lan's young niece from Canton. We ordered the lobster special: 5 pounds for Canadian \$45.00! When I returned to US, I spoke to him a few times as he was constantly in touch with Fung's niece to get the latest info on Fung!

Fung left us 2 months later, ending his painful sufferance! Now 黃勝 is gone!

Gar Kam is right! We need to be healthy and happy! Socializ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 to stay happy and healthy! That is why I really admire and command Grace Yu and her son, Paul, and daughter in law, Jane!!! They have never missed a Puiching trip, cruise, and gathering:

November, 2010- Cancun Palace, Organized by Roland Cheung, Kenneth Leung; February, 2012- Allure of the Sea & Land tour, Ho Ying & Chi Lo lead, and supported by me; October, 2013- 14 day Canada & New England cruise, Organized by Gar & Claudine Kam & Kenneth Leung; January 9, 2017- 11 days Caribbean Cruise on Celebrity Equinox, Organized and supported by Ho Ying, Harry Tsang, Helen Ho, Sam Kong, Chi Lo, Grace Yu, Paul & Pauline Chan, & myself.

Special appreciation & welcome for those who come from Canada, Stewart Chen & others, and Hong Kong, Hung Kwan Lee & others!

Please note: One of our premier female classmate wants to join, but she needs a roommate! If you know of a lady in similar situation, please contact Helen Ho!

This could be our last Puiching & friends cruise, come and join many of our classmates and old friends for 11 days of fun, relaxation, friendship, enjoyment, and laugh!!

Wishing you all Healthy & Happy!

Mak Tse Fai 麥梓輝

2016-08-21